

【日本】

大薮春彦著

荒 魂

柳青 译

荒 魂

时 代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政编码:130021)

新华书店总店长春发行所 经销

吉林省第二印刷厂印刷

180 千字 787×1092 毫米 1 / 32 开 8.5 印张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387-1160-0/I.1147 定价:11.80 元

内容简介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军拉开了袭击珍珠港的序幕，从此，在美国掀起了一股由政府到平民的狂烈的排日风潮，日侨日裔被相继送进了收容所、军事法庭。

阿拉斯加驻军少尉卡宾，因垂涎氏家之妻玛莉的美色将氏家收容关押以此来逼迫玛莉与他做爱，卡宾对玛莉百般蹂躏，强迫她与他口交，并命令她吞下精液，玛莉带着对丈夫的羞愧渐渐进入了性高潮……

玛莉为救出丈夫而出逃，受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侠客“幽魂狼”。在途中又与不满二十岁的印第安少年伊格鲁狂热地交欢，当二人赤身裸体在野外遇到大灰熊时，伊格鲁为救玛莉而毙命，这时走过一个高大的男人……

幽魂狼杀光收容所的看守，救出被收容日侨，氏家报复卡宾少尉，用枪打掉了他的生殖器，使他变为不男不女，美军对出逃的日侨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三十二名男女在死亡的阴影下忘却了夫妻，忘却了廉耻，在荒原野岭集体群交，疯狂地寻求性的乐趣和刺激……

本书描写战乱中人性的疯狂，绝境中道德的泯灭，作者细致的描述人与兽的关系，此书是日本著名流行小说作家大薮春彦的又一部力作。

目录

第一章色魔的陷井 (1)

第二章忍辱救夫 (38)

第三章死的荒野 (83)

第四章野性的呼唤 (119)

第五章人的兽化 (156)

第六章三十五座佛像 (199)

第一章

色魔的陷阱

1

到玛莉·氏家的人，是安格斯·卡宾少尉。

卡宾宣布开始家中搜查。玛莉提出抗议，究竟为什么要搜查，丈夫和我都是美国公民，我没有理由接受没有履行法律手续的搜查。

敌对公民。

卡宾这样说着，完全是不容置辨的语调，并且还用色迷迷的眼神，盯着玛莉。玛莉感到有些害怕，觉得自己可能被吞噬。在不远的将来，自己成为这位少尉牺牲品的光景，不断在她的脑海中闪现。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

阿拉斯加时间是七日。

日军拉开了袭击珍珠港的序幕。

十二月九日。

中午时分。

阿拉斯加的驻军的一个小分队，闯进了玛莉·氏家的家。氏家冲之介不在家。

玛莉没有意识到任何危机感。

她的丈夫是诺斯，美国矿山有限公司的职员，这个公司的总部设在芝加哥，氏家也取得了美国的公民权。

并没有什么骚然。

阿拉斯加州州长、阿尼斯特·格尔宁，在开战的第二天，

就立即招募义勇兵。

将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加在一起，共有五千名。

在阿拉斯加小规模军事基地共有两处，一是达奇哈巴，一是乌那拉斯加。

陆军约三千名，被配备在七个地方。

这对相当于日本国土四倍的阿拉斯加来说，这点儿兵力和没有相差无几。

州长的惊慌失措也不是没道理的。

搜查开始了。

玛莉站在一旁。

无线电电话机、步枪、短枪、照像机、地图等均被没收。这些东西对于作为出入僻壤险地的矿山技师的丈夫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卡宾无视抗议和辩解，命令他手下的人，将这些东西全部搬出去。临走时，卡宾盯了玛莉一眼，那眼神里，似乎隐藏着什么。

他敬了礼，问道：你是法国血统吧？

玛莉顶了他一句：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卡宾走了。

作为美国人，他个子不算高。操着很重的南方口音，似乎是三十刚出头，他在玛莉的胸部留下了如同鬣狗一样的瞥。玛莉赶紧回身去洗手。虽然没有碰到她，她却有很强的被污染的感觉。

氏家冲之介回到家时，已是两天以后了。

听了事情的经过，他异常愤怒。

氏家是归美第二代人。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在日本上的学，研究生是在美国读完的。父亲是会津藩士。成为朝政的敌人的会津藩士一行在德国商人琼·亨利·里尔的率领下，来到了美国，他们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开始养蚕和菜叶栽培。里尔曾加入过佐幕派，争战的结果是渡洋来到美国。

氏家出生在美国，曾一度回过日本。

然而，虽说是归美第二代，但是，他取得了美国公民的资格，没有理由要接受军队的随便搜查和没收。

氏家便向阿拉斯加的驻军总司令官阿德·瓦特逊少将提出了抗议。

但是，瓦特逊少将并没有接受氏家的抗议。珍珠港遭到袭击的第二天，在美国定居的日本血统第二代的头领，几乎都遭到了搜查。

阿拉斯加也不例外。因为这里没有联邦调查局，所以，联邦调查局的工作由军队代为执行。

尽管你有美国公民权，但是，这并不能说你不是敌对公民。

瓦特逊是个具有好战性格的男人。

他憎恶、蔑视日本人。

氏家并没有退缩。

你的作法是根本无视法律的，虽说目前是战争时期，但是，法律总还是必须遵守的。我要给你们总部打电报，让总部依照法律，把你的部下抢走的东西，给我送回来。

瓦特逊听到这儿，脸色一变，说：

把这个日本佬押起来，关在军营的仓库里！

宪兵们按照命令执行。

氏家被收容在军队狱中。

玛莉知道这事儿以后，马上给氏家所属的诺斯·美国矿山有限公司拍了电报、事态不容大意，包括混血在内，阿拉斯加共有三百多日本人。重要的已被监禁起来。没被监禁的日本人，已处于接近禁止外出的状态。

这说明整个美国已经卷起了排斥日本人的狂潮。

在珍珠港遭袭击的十二月八日，日裔一世的银行存款，就已经在美国银行冻结了。车辆保险已被解除，上周寄来的支票也已经不能使用了。

流传着许多奇谈怪论。

说是在夏威夷，有人砍了甘蔗田里的甘蔗做成了表示方向的箭头，引导日本轰炸机，驶向珍珠港。军队当局对这些传言，没有发表任何否定的声明。

联邦调查局立即将五千名日本血统第一代日本人逮捕、扣留，企图破坏他们的组织。

出于防卫的目的，他们驱逐了西海岸一带的日本人，出现了应当将他们隔离的意见。虽然同是敌对国民，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所受的待遇则完全不问。

氏家也很危险。

正是因为阿拉所加，才会有这样的判断。这里与美国本土不同，虽然有法，却如同没有一样。

诺斯·美国矿山有限公司行动了。

氏家称得上该公司在阿拉斯加的代表者，他在这里寻找钢铁和锰等的矿床，这些矿床也是战略必需物质。所以，他们以强硬的态度向州长提出抗议，要求释放氏家。

氏家被释放了。

他被关了一个星期。

但是，被没收的东西并没有还给他。

氏家回到了家。

他虽然回到了家，但是，却无事可做。禁止持枪，禁止持有无线电电话机、收音机、地图、照像机，没有这些东西，是不可能去僻壤险地进行矿床勘查的。

他只能静观战事的进展的情况。

氏家是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他以清醒的头脑，注意着直到开战为止的事态的变化。在他看来，美国的蛮横令人注目。他们是想通过压迫日本，以便在中国得到利益。

日俄战争日本获胜。在奉天会战和日本海海战这两大决战中，日本又取得了胜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又对德宣战。

得到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权利和独占南洋诸岛的统治权。

在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的华盛顿会议上。

决定了战舰、航空母舰的拥有数比例。

英美五、日三、法意一、六七。

以后，改为英美十五、日本为九。

在这会议上，要求日本放弃在中国的一部分权益，并从西伯利亚撤兵。

打入中国市场较晚的美国，彻底反对日本建立满洲国。

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年）美国宣布排日法。

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满洲调查团进入中国东北。是利顿调查团，这完全是有计划的行为。他们要求日本立即撤出，提出了他们自己维持治安的方案。

日本给予回绝。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日本退出联合国。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芦沟桥事件，日军对中国各地展开进攻。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美国宣告日美通商条约作废。

一九四〇年七月。

美国实施禁止对日出口，包括战略物资和航空燃料等。

九月三日。

对日禁止出口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几乎所有的石油都依赖于美国的日本，此时，陷入了绝境。

美国逼迫日本，将日本送上了战场。日本被迫脱离日德意三国同盟、被迫从中国撤兵、被迫从南方诸国撤兵。如果日本不是在珍珠港，而是在南方展开战事，美国便很难找到参战的借口。交涉的经过是美国以狡猾取胜。

——战争将会以什么样的结局告终呢？

氏家忧心忡忡，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2

一九四二年三月。

开始强制收容在阿拉斯加的日系人。

在菲阿班克斯西面约四十公里处，有个达那那河畔。

为了应急引进了许多木板房。这些木板房没有隔段、没有便所、没有水道，阿拉斯加约有三百名日裔人，其中有近

百人是印第安、爱斯基摩人的混血，这些混血者被送到了阿依达州的密得卡收容所。

剩下的二百人被关在达那那河畔。

奴隶收容所。

每家的财产不是被抢劫一空，就是被砸得稀烂，想卖也值不了几个钱。来到这里的人，除了生活必须品，不许带别的東西，所以，他们只有锅碗和衣服。

氏家冲之介总算没被收容。

因为他有诺斯·美国矿山公司撑腰。

他虽然没被收容，却无法工作，和州长及军部交涉，也没有任何结果。尽管诺斯·美国矿山本部也想了许多办法，但是，整个美国排日情绪高涨，正处于顶峰状态。

在美国本土，已经开始收容日系人。计划是连根铲除。

陆军的时家是“不管他是否是外国人，只要祖先是日本人的任何人。”

只有如下人员被排出在外：

一、妻子是日本人，丈夫是美国或友好国国民，有混血儿的家庭。

二、母亲是白人血统，美国或友好国国民。她与日本人的父亲（已死亡或离婚）所生的混血儿构成的家庭。

三、混血（日本人的血统为二分之一或更少）的个人、美国或友好国的国民。具有白人血统的人。

四、由白人收养的未成年的日本人的孩子。

五、供职与美国军队的非日本人的配偶者的日本妻子。

一个彻底又彻底的歧视政策。

抓日本人的事由陆军转到战时再配置局。到八月份，将十一万日本血统的人收容起来的计划，稳步进展。

收容所大都建在沙漠地带。

犹他州、亚里山大州、科罗拉多州、怀俄明州、爱达荷州、阿肯色州、加利福尼亚州等沙漠地带。

无论哪儿，都是些赶制的临时木板房。

不是人所能居住的环境。

伙食费每天四十五美分。

氏家并不是在收容对象以外。虽然玛莉是法国血统的美国人，但是，氏家则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有的人甚至说，只要是继承了一滴日本人的血，就应当送进收容所。

氏家整日沉默不语。

不管怎么说，早晚也得被关进收容所，只要憎恶仇视日本人的感情不平息下去，就无法得到安宁。只有熬过这一阶段，勘查矿床的工作才能开始。无论战争的结局如何，矿床的勘探是相当重要的。

然而，我能否活到那时候呢？

日军的闪电进攻不断奏效。

玛莉以惊恐的目光，注视着氏家。

玛莉害怕别离。玛莉二十八岁。氏家三十三岁，他们结婚已经三年了。如果氏家被关进收容所，玛莉就只好回本土了。

虽说不想分离。即使分开了，也要一直等到收容所开放，然而，话虽这么说，做起来并非容易。只要氏家一进收容所，诺斯·美国矿山公司就不会再发给他工资。虽说氏家是位优秀的矿山技师，取得了美国公民的资格，但是，说到底，他还是个日本人。美国和日本国正在交战。

玛莉不想分离。

但是，氏家却找不出一句安慰的话。

六月三日，日军空袭。

六月七日，日军在基斯卡岛登陆。

六月八日，日军在阿茨岛登陆。

阿拉斯加告急。

六月十三日深夜。

安格斯·卡宾率领一个分队，来到了氏家的家。

卡宾宣布逮捕理由，在氏家的工作间里，发现了微型大功率无线电收发报机，氏家申辩道，不，是你们搞错了。

我没有隐藏什么无线电收发机。

申辩没有任何作用。

玛莉紧紧拖住要被带走的氏家不放。

这是陷阱！氏家只留下这一句话。

玛莉呆呆地望着远去的吉普车。卡宾留下没走。

“让你丈夫上军事法庭，还是将他送往收容所，不久就会通知你。”

卡宾盯了玛莉一眼，便走了。

玛莉赶紧抱住一根柱子。

一听到军事法庭几个字，她腿就软了。被关进收容所，她是早有预感。她也知道收容所的状况如同地狱，但是，她对军事法庭却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因为，到了那儿，完全有被枪决的可能。

日军勇猛异常，使美国人非常恐惧。

流言蜚语迷漫全美国。

加里弗尼亚州长阿尔·威连在公开报告会上说道：

日裔人集中居住在飞机制造厂、飞机场、高速公路、水库、桥梁。发电厂和其它战略要地。这只能说明他们有这非常险恶的目的。总之，这些日系人随时等待“东京方面的指令”准备从事破坏活动。

谁也不给予否定。只要上了军事法庭，必将被严厉惩处。

玛莉的腿瘫软了。

战火最终会夺去她丈夫的性命。

面无血色的玛莉，脸上没有泪水。

两天以后。

卡宾一个人来到玛莉这里。

“你丈夫被收容在军事法庭，他的反美活动已经很清楚了，这样下去的话，他就要上军事法庭了。其结果，必然是重刑在等着他。”

“……”

玛莉沉默不语，尽量避开卡宾那热辣辣的视线。

“你不想帮助你故丈夫吗？”

“你能说说该怎么办吗？”

“今天就给华盛顿司令官提出请愿书，由我来代转。幸运的是，我很得这位司令官的赏识和信任。百分之九十九，你

丈夫将被转到收容所，我可以保证。”

“谢谢。”

“但是，有个条件。”

“.....”

玛莉默默地望着卡宾。

他正以阴险惨忍的目光盯着玛莉的脸。

卡宾来到玛莉身旁。玛莉一动不动。她想起第一次被搜查时的预感，在不久的将来，将会被卡宾少尉贪婪的魔爪扭住。

她的手被抓住，顿时，她感到毛骨悚然。

她被拖到卧室。

被按倒，玛莉没有挣扎。他把嘴唇凑过来，玛莉将嫌恶感咽到肚子里。她想的只是使丈夫从军事法庭转到收容所。她闭上眼睛。

卡宾将玛莉的衣服剥光。

她的手脚微微颤抖。

“象你这样漂亮的白人女人，为什么要当那黄猴子的妻子呢？”

“.....”

玛莉没有回答。

卡宾揉摸着她的乳房，玩弄着两个乳头，玛莉此时一丝不挂，卡宾也象是在脱衣服。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和那黄色人种在一起？我不能容忍你这种想法的存在，那些人是最下等的人种。尽管如此，你却把这如玉的身体，不断提供给那个混蛋，这应当说是一种犯罪。你背叛了白人社会，你不应当把你的身体给那猴子。

玛莉紧闭双眼。

卡宾在舐她的胯部，让她的双腿展开到最大限度。

她的脑海里反复出现的是：肯定是跑不掉了，肯定要我成为他的口中餐了。卡宾一直在打我的主意，这一点，在第一次见到他时，就在他的目光里感受到了。现在，时候到了，在丈夫被带走之后的床上，他得手了。

是陷阱！丈夫说过。

说不定就是卡宾设下的陷阱。不是说不定，肯定是卡宾干的，他为了满足他的兽欲，而设下的陷阱。

然而，怎么办呢？我无法拒绝，虽说是圈套，但是，丈夫毕竟被关进了军事法庭。必须阻止他被送上军事法庭。卡宾有这力量，正因为如此，丈夫才落入了陷阱。

如果不把丈夫从军事法庭转到收容所，玛莉将直接向司令官控告卡宾的行为。

“为什么？夫人。不，玛莉。为什么非得把这腿、这屁股给那黄猴子？你给我回答，快回答，玛莉……”

卡宾骑在她肚子上，拉着玛莉的手，让她握住自己的生殖器。

玛莉捏住了。

“撸，你撸过那个混蛋，也用嘴含过他。为什么不对我这个白人做这些，你是想让他上军事法庭吗？快，快动，玛莉——”

玛莉的手开始动了。

卡宾一急，促将腿跨在她脸部，硬把那东西塞到她嘴里。玛莉没有反抗。

卡宾俯视那张瘦瘦的脸，如今，玛莉成了自己的女人。就为这，才将氏家推下了陷阱，丈夫为敌对公民的玛莉，如今是呼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只能任我玩弄。

卡宾决不放过玛莉。

他非常气愤，玛莉将她洁白而美丽的身体给了日本佬。要让她知道我的厉害，让她成为我的女人，让她向我赔罪，让她哭着向我说，我不应当把身体给那黄猴子。

“趴到地板上，玛莉。”

玛莉趴到地板上。

“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女人，明白吗？”

卡宾抱住那丰满的屁股。

玛莉默默地忍受着。

3

三天后，安格斯·卡宾少尉来了。

“按照我们的约定，我把那黄猴子送到了收容所。”

是大白天，卡宾破门而入。

“谢谢。”

玛莉站在那儿，说。

“就这些？”

“还需要什么呢？”

玛莉语调冷冰冰的，看卡宾的目光更冷。

“我已把他从军事法庭转到了收容所，此外就不需要别的吗？”

卡宾来到她身旁。

抓住她的肩膀，将她按在地板上。

“你应当说，如果你是我的女人的话，总是板着冷冰冰的脸可不好。告诉你我现在是收容所所长了。让他活还是死，全凭我一句话，你看怎么办好？”

他让她跪下，卡宾叉开双腿，站在她的面前。

“快点！”

“干什么呀？”

“你不会不知道吧？你把你为那个混帐做的事，再做一遍就可以了，为那个黄猴子。”

他俯视玛莉，玛莉服从了，在收容所因为所受的待遇不同，氏家完全可能衰弱而死、那儿既没有药，又没有医生，甚至连吃都吃不饱。

即使这样，国民仍觉得不解恨。

达伊斯委员会的托马斯下院议员，断言在收容所开饭时，会端上葡萄酒，他攻击给犯人的粮食过多，报纸也不确认真伪，就原封不动地报道。

全体国民都憎恨收容所内的日本人。

玛莉对此也很清楚，只好顺从。卡宾并不仅仅满足于顺

从。在他掌握着氏家的生杀之权的日子，玛莉是顺从的，但是，谁知道能持续多久，一定让她从心里反省，让她哭着谢与黄猴子结成夫妻的罪。

用不了多长时间。

卡宾觉得让她说出把氏家那小子虐杀算了并用不了太长的时间。

玛莉默不作声。

她的眼前，是卡宾裤子的扣。

卡宾不动。

过了很长时间。玛莉伸手解扣。万没想到卡宾会当上收容所长。在本国，收容所已由陆军转给民间战时再分配局管理，而在这儿，这仍由军队管理，军队管理便没有一点通融的地方。

卡宾对丈夫氏家冲之介恨之人骨，不允许他要白人女人作妻子，他也不放过玛莉。这并不是因为他出生在种族歧视的偏见较强的南部，而是因为他是个偏执狂。她知道卡宾的要求是什么，他等待着玛莉哭着要求悔改过错。白人至上主义是卡宾内心的支柱。这根支柱由偏执狂支撑着。他把氏家拖入陷阱，然后，蹂躏玛莉，这还不够，他要清算成为日本人妻子的过去。

玛莉掏出卡宾的生殖器。

开始揉搓。

卡宾居高注视着。

“你就那么爱那个黄猴子。”

“……”

“含在你嘴里，如果你想让他活下去的话。”

玛莉按他说的作了。

“你为什么不谢罪，为什么没有悔过之意为什么不忘记那个日本佬，你还有什么放心不下，你是白人女人。这你总不该忘记吧？”

玛莉一言不发。

“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那家伙扔掉，恢复你白人女人的气质，那家伙便永远在收容所里受罪，你忘记那黄猴子，赶

快悔过，这样，我也忘掉那个日本佬，喂，你说话呀！”

他抓住她的头发。

“没什么可说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

“我明白了。快点！听见没有？用嘴：吞下去，如果你要是吐出来，可就够那个混蛋受的。”

他抓住玛莉的头发，强迫玛莉咽下他的精液。

伊格鲁来找玛莉，就是在那天晚上。

伊格鲁是印第安人，还不到二十岁。

是氏家的助手之一。

伊格鲁带来了关于氏家的消息，玛莉请他这样作的。

听了伊格鲁带来的消息，玛莉的脸色变了，失去了血色。

在阿拉斯加，居住着若干个种族。在北极和育空河下游一带，在与加拿大国境相邻的南部，混居着几个民族。

但是，人口非常少。

白人有四万七千七百多人。

有色人种有六百六十余人。

原住居民有两万九千余人。

日系人收容所就设在育空河上游达那那镇郊外。阿萨巴斯卡族的商人也到收容所来，虽说是商人，但是，他们的对象并不是日本人，被收容的日本人都是独身一人，没有带任何能够进行交换的东西。交易的对象，是收容所监视队的那帮人。

伊格鲁让经常出入收容所的伙伴了解了氏家冲之介的情况。这也是由于玛莉让他这样做的，然而，即使玛莉不说，伊格鲁也会这么做，因为氏家平常对他非常好。

伊格鲁的伙伴终于找机会，接近了氏家。

他处于能够维持活命的最低状况。收容所的生活真是一言难尽。他们住的是到处是缝隙的临时木板房。自己带进去的，只是毯子一条，吃饭的家什和很少要换的衣服，没有水，没有便所。就连吃奶的孩子，也不给奶粉。二百多日本人，自己挖井，修便所，发给的每天四十五分的粮食，勉强可以抵